

书信卷一

冰夫文集

上海三联书店



冰夫 著

冰夫文集

周建
行

文友书信卷

冰夫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前 言

编辑这部手书信函，为时半年，几经波折，几经反复，现在终于完工，欣慰之中，难免掺杂些许忧虑与不安。

如今信息时代，越洋电话、电子邮件盛行，而手书信函已趋式微，我整理出这本书信集，实是背时之举。不过仔细一想，和我同时代的友人，尤其是老战友，如今很少有人使用电脑。可谓：音信相隔数万里，难得鸿雁捎书回。

这些手书信函，大多是“文革”浩劫之后所留存的。有一些写信人已经谢世；而健在的友人，经常保持联系的也寥寥无几。因此，这些书信，对我来说，弥足珍贵。在海外乡愁袭来的日子，观看这些手书，对于一个年过八十的人，遨游在逝去的岁月中，精神能得到一种安慰与满足。当然，同时也给我带来难以排遣的抑郁、凄楚以及破解不开的迷茫。

思考与回忆，这人生的两大课题，常给予我遐想、希望与欢乐；人们常说：记忆与历史并存。编辑此书的最初缘由，保留记忆，珍藏历史。前人诗云：“留有数行遗墨在，恩波涌出墨光寒。”（高聿公题袁海观遗札）

这些书信大多平实无华。因为大多数人，在给自己朋友写

信的时候，并不是以发表为目的；相反，只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心声，倾吐自己的欢乐或苦恼，因而，虽文字平淡，缺乏华彩，却去了虚浮，真实可爱。

鲁迅先生说：“作家的日记或尺牍上，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见，也就是他自己的简洁的注释。”（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

编辑这本书信集，最大的收获是帮助我回忆过往的时光。从前有写日记的习惯，自反胡风运动以后，再也不写日记了。唯有这些书信，尚能保持一点生活的原始面貌，从而窥视其中思想情感的涟漪，历史动荡的火花。

我给朋友写的信，从来不留底稿，而且随着时光的流逝，环境的变迁，朋友们也不会保留，大多已“随海风飘去”（战友倪权语）。只有零星的几封回到我手中。朋友写来的信，起先我是保存的。但由于我素来懒散，生活杂乱，看后顺手一放，很少整理，以至几次搬家，特别是移居澳洲，这些信件大多丢失殆尽。

现在仅存的文友和战友们部分手书，还是细心的大女儿在上海时保留下来的。

但是，也有一个特殊的例外。这也是促使我编辑这本书信集的缘由之一。2010年我回上海时，特地与内子去无锡看望王晓云。他不仅是我的老战友，也是在那动荡甚至荒唐年代里能以推心置腹的“知己”。

有人说：“知己”，在中国人心目中是个近乎圣洁的词。古人早有“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感叹。晓云兄在2009年12月11日信中附有【午夜偶得】：

此生幸得一知己，
可与坦怀诉隐衷！
岁末念叨陈祝愿，
养生点击请从容！

晓云在送别时，递给我一个方方正正的纸包。我说：“礼物已经够多了，又送我什么？”他笑说：“最贵重的，回去再看吧。”

回到旅馆，打开纸包，我惊呆了。确实出乎意外。原来，他将保存完好的 1971 至 2007 年间，我所写的 144 通信函，按年月顺序排列整齐的厚厚一摞，包在这个纸袋里。上写四个字：“物归原主。”

当时，我在上海也翻箱倒柜，找出他从前写给我的信，一同带回悉尼，仔细看过以后，说不出涌在心头的那些酸甜苦辣。看似许多皆言生活琐事，却蕴涵着难于言表的苦难与茫然；这一摞书信，显然是一段记忆，一页历史。

记忆是人类最珍贵的精神财富，人们在审视历史中创造未来。记忆积淀下了太多凄苦的往事，他为什么把这些精心保存的书信归还给我？显然不是让我丢弃或忘却吧？

集中所收文友的书信，是我从往日随意留存在旧书夹中带到海外来的。大多书信内容所涉也只是日常生活琐事，似乎无甚价值，但如若从历史纵深处去看，片言只语也许能真实地反映出文人的心态，时代的寒暑，生活的变异。

就我个人而言；从这些书信中能重温友人故旧的音容风貌，聆听那逝去久远的声音，是晚年生活的莫大慰藉。

诗友林希说得好：追忆历史，分享记忆，是为了开启人们对于未来的美好向往。切莫因生命的平凡而放弃神圣的记忆权

利，惟千千万万朴实的生命记忆，才能融铸成不可涂改的历史真实。

书信的编排，文友部分基本以姓氏笔画为序；战友部分则稍有变化，特别是我与晓云兄的来往信件近 300 通，为避免疲劳读者，自然列在最后为宜。

书信的阐述，袭用了《现代作家书信集珍》以“写信人语”和“收信人语”及注释的形式，在介绍当时情况的同时，企盼扩展或延伸书信的内涵。但由于身处海外，作家的资料难以搜寻，故而谬误遗漏之处甚多，敬请读者诸公指正。

最后要说，这部近 37 万字的手书信函，能搬上电脑，全靠大女儿在工作余暇时帮助植字。其中还得到好友振铎援手植字 4 万余言。谨在此致以谢意。

冰夫

2011.8.9 草于悉尼乔治河边

目 录

第一部分 文友信函

丁国成致冰夫	3
于之致冰夫(六通)	5
【附录】冰夫致于之(二通)	16
于建明致冰夫	22
文晓村致冰夫(三通)	25
孔孚致冰夫(四通)	31
孔林致冰夫	36
孔祥雨致冰夫	37
(附山东作家协会原信)	38
(附王映霞致王国珍的信)	40
王国珍致王澐(四通)	45
【附录】李国强致冰夫	48
王火致冰夫(四通)	50
王扶致冰夫(八通)	56

2 冰夫文集

王镰致冰夫(四通)	64
王雷致冰夫(七通)	70
【附录】未音致冰夫(二通)	83
王耀东致冰夫(三通)	87
王润琴致冰夫(二通)	92
王镓致冰夫	97
忆明珠(赵俊瑞)致冰夫(二通)	99
方澎致冰夫	102
田遨致冰夫	104
邝富荣致冰夫(四通)	106
古继堂致冰夫	113
甘耀稷致冰夫(九通)	115
冯健男致冰夫	124
冰夫致何与怀、刘粹	127
【附录公刘女儿刘粹的信】	129
孙波致冰夫	131
孙静轩致冰夫(四通)	133
【附录】孙静轩夫人李平的信	138
孙毅光致冰夫(八通)	141
庄伟杰致冰夫	155
乔尚明、江涛致冰夫(二通)	157
西彤致冰夫	161
纪鹏致冰夫(十二通)	164
刘祖慈致冰夫(二通)	180
刘国萍致冰夫	183
刘希涛致冰夫	184

刘树德致冰夫	186
刘东远致冰夫	188
吕其明致王澐	190
朱淳良致冰夫	192
肖岗致冰夫	194
陆萍致冰夫(五通)	196
陆杨烈致冰夫(十二通)	200
李瑛致冰夫	215
陈山致冰夫	219
陈晏致冰夫(四通)	221
陈良运致冰夫(二通)	224
沙予致冰夫	227
麦辛致冰夫(三通)	229
汪晓兰致冰夫	232
吴钧陶致冰夫	234
吴应炬致王澐(二通)	236
杨维忠致王澐(五通)	240
杨韦昕致冰夫	246
张学新致冰夫	248
张奥列致冰夫	250
林希致冰夫(二通)	252
郑成义致冰夫(四通)	255
郑玲致冰夫(二通)	259
金字澄致冰夫	262
季振邦致冰夫	264
欧阳宇平致王澐	266

周良沛致冰夫(五通)	269
昌耀致冰夫(三通)	275
柯岩致冰夫(三通)	282
苗得雨致冰夫(五通)	286
苗爱雨致冰夫	292
赵丽宏致冰夫(四通)	294
【附录】赵丽宏致雪阳的信	296
赵大钝致冰夫	300
【附录】冰夫致赵大钝	301
赵逢炎、逢泉致冰夫(三通)	302
官玺致冰夫(二通)	306
【附录】冰夫致官玺、姜金城(四通)	309
姚奔致冰夫(二通)	313
姚忠礼致冰夫(三通)	316
炼红致冰夫	321
诗人的聚会——赠诗友冰夫、于之、陈山	炼 红 322
钱谷融致冰夫	325
郭在精致冰夫(七通)	327
【附录】冰夫致郭在精(三通)	337
铁舞致冰夫(七通)	341
高仁歧致冰夫(三通)	350
顾顺莲致冰夫	354
凌行正致冰夫	357
洪炉致冰夫	359
商友敬、穆慧瑛致冰夫(二通)	363
黄葆树致冰夫	365

曹华益致冰夫·····	368
曹琦致冰夫·····	370
曹积三致冰夫(三通)·····	372
蒋子龙致冰夫(二通)·····	375
彭永滔致冰夫(二通)·····	378
谢其规致冰夫(五通)·····	382
冒荫襄致冰夫·····	390
喻军致冰夫(二通)·····	392
黎焕颐致冰夫(三通)·····	394
【附录】桂兴华致黎焕颐·····	395
雪阳 璇子致西彤、冰夫·····	399
雪阳致冰夫(二通)·····	400
今辻和典致冰夫(三通)·····	405

第一部分

文 友 信 函

丁国成致冰夫

1

冰夫同志：

您好！

大札并于之同志文章一并收阅。您的诗在诗坛广有影响，理应予以评介。于之同志文章已转理论室，并建议刊发，估计问题不大。请释念。

谢谢您对《诗刊》的热情关注与支持！

我现在正上中央党校，脱产学习，为期半年，明年初结业。住在这里。每周可以回去一次，周一早晨返校。学习挺紧张，课程安排较多。不过，这倒是个读书、休息的好机会，余暇也干点杂事。

如有诗、文力作，请您优先赐寄《诗刊》，继续给以支持！代金亨、子敏同志问您好，并请向于之同志致谢意。

国成

1992. 11. 24 于党校

2

冰夫同志：

您好！两本大著《海山之恋》、《梦与非梦》都收到。谢谢您赠书给我，同时祝贺您创作丰收！

盼多联系，不断赐寄诗文力作。短文如短论、随笔、杂谈、新诗话等，尤为欢迎。请多寄些来！

祝万事如意！

国成

1994. 1. 8

注释

丁国成，诗人，评论家，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诗刊》常务副主编，《中国风》主编。

于之致冰夫(六通)

1

致旅澳友人

你走后那片春天很短
凋谢如午后的梦
花,忘了盛开
太阳也不再温暖
甚至流连忘返的悲翁田园
或是汹涌的波尔塔瓦河畔
都变换奇异的草原风情
老考拉坐在桉树枝上采诗
戴眼镜的袋鼠一家
蹦跳忙碌成快乐的琴键
可爱的小淘气,不时
从妈妈袋中探露亮亮的眼睛

你走后的春梦太匆匆
零落了满地相思
当你在旷野骑四轮铁马驰骋
可听到季节风带来家园的啼唤
一声声，一声声，不如归去
催问重逢的日子

1994年初秋 于上海《不了了斋》

2

冰夫兄：

已是隆冬，也说不出为何迟复。只要坐下来一支笔，一张纸，一壶茶，就可以“如握”了，可就是只想，不写。你好吗？徐漠好吗？丹梅伉俪和小宝宝好吗？念念。

已是96年的最后几天了。报笔流水账——

1. 你走后不久，宁宇即进胸科医院动大手术，摘除肺癌病灶，出院后住他姐姐家，在地铁尽头。我们常通电话。在十月金秋诗会，见过面，气色尚可，手冰凉，他照光数月，说是为了防扩散。宫兄去看过他，玩了一天。我至今未去他姐家。以后抽空。

2. 作协开会我也未去。理事改选的书面通知中，我仍然投他一票，但，俱往矣，你们两位，一个走了，一个病了，我们的这一代，即将如普希金所言：“被逐出这个世界。”

音协开大会，我只是报到了，一会儿便退席，由他们选举去。

3. 雪梅与我通了一次电话。我再三请她转达问候。她曾说曾在文汇报见我诗，是的，诗名“苦乐歌”。十月在“朝花”发了